

被遮蔽的文学图景

——对1932-1945年东北地区作家群落的一种考察

刘晓丽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062)

摘要: 强权能约束人的行动,但不能束缚人的心灵。文学是人类的心灵产物,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的东北地区有自己的心灵史,有自己的文学。本文从被淹没的文学史料入手,梳理出东北伪满洲国时期不同文化身份的作家群落及其创作情况,较清晰地绘出其文学地图的经纬。

关键词: 伪满洲国;作家;身份;群落;东北地区;文学创作

1932年到194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炮制一个伪满洲国。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政治高压,经济盘剥,文化入侵,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民噤若寒蝉、如履薄冰。尽管如此,这个区域同样生活着以文学为业的人群,他们生产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自然是庄严与无耻共存,闲情与媚情同在。这些写作者用文字来感受粗砺的异态的生存时空,把一种特殊的生活体验、精神感受和审美追求带入文学,致使1932-1945年的东北地区出现了区别于其他时段、地域的独特的文学图景。然而,这个特定时空的文学景观,始终没有很好地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叙述中,几十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轻易地涂去了这个时空的文学,偶尔提到,也被淹没在“沦陷区文学”和“抗日文学”的宏大叙事中,或以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的文学代替之,还有的文学史采取最简单化的办法,一概斥之为“敌伪文学”、“汉奸文学”。本文则以生活在1932-1945年东北的作家及他们发表在当时当地传媒上的文学作品为主要考察

内容^①,梳理出当时不同文化身份的作家群落及其创作情况。

生活在1932-1945年中国东北地区的作家,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国族,他们的作品形态各异,大部分是各种态式的新文学作品,也有各式旧体文学,还有一些非汉语写作:日语、朝语、俄语、犹太语等。^②不同文化身份的写作者,自然形成了:左翼作家群、新进作家群、通俗作家群、日系作家群、流寓作家群、帝制大臣作家群等几个作家群落。其中新进作家群、通俗作家群和日系作家群是当时东北文坛的主力,其内部结构也最为复杂。

一、左翼作家群

东北左翼作家群在现有的研究资料中一般被称为“北满作家群”。“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迁至哈尔滨,并以哈尔滨为中心开展了左翼文艺运动。这个作家群以金剑啸、舒群、罗烽、姜椿芳等共产党人作家为核心,萧军、萧红、

收稿日期:2004-08-10

作者简介:刘晓丽(1968-),女,辽宁铁岭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白朗、林郎、塞克、小古、金人、沫南、山丁等文学青年积极参与其间。

东北左翼作家群的文学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后在关内文坛著称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为主,他们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具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和抗日意识。代表这个时期较高文学成就的是萧军、萧红二人的作品集《跋涉》。随着伪满洲国文化控制的加强^③,东北左翼作家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迫于压力,一部分作家远走他乡。^④留下来的作家继续进行文学活动,东北左翼作家群的文学活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哈尔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开始活动,据当时的主要成员关沫南回忆,“当时虽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学习阅读上却是不受约束的。既读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也读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既读十月的文学《铁流》《毁灭》《夏伯阳》,也读安那其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传》、巴古宁、高德曼的《狱中记》;拿日本文学说,既读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叶山嘉树、洼川稻子等左翼作品,也读新感觉主义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和早期的片冈铁兵。”^{[1](P18)}这个阶段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方式有所变化,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倾向。作品的内容有阶级矛盾、民族压迫,也有个性解放和人性的压抑与困惑。作家们的生活空间更为逼仄。1941年的“12.30事件”和“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1942年“7.27事件”,这些文网事件彻底破坏了东北左翼作家的文学活动,绝大多数的左翼作家被捕、被杀。

“左翼文学作家”的称号在一些东北老作家眼中是最高的荣誉,当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称萧红为“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时,包括萧军、舒群在内的东北老作家非常兴奋,这个本应属于他们的称号应该给予。

二、新进作家群

东北新进作家群,是指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的,以新文学创作为己任,而且在1932-1945年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那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是当时东北地区文学的主流,没有他们的文学活动就没有当时的东北新文学。这些新进作家根据各自的文学志趣,组成文学社团,创办文

学刊物。大致形成以下几个作家群落:早期南部文学小社团作家群;《明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作风》同人作家群。

1. 早期南部文学小社团作家群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出版物纷纷缩减。一年后,在原来新文学基础比较好的东北南部地区文学创作类出版物开始复苏。还渐渐出现了众多依附于报纸副刊的文学小社团。这些文学小社团数量多、分布广,是其他文学区域少有的。1933-1937年大约出现了近200个新文学小社团^{[2](P212)},不仅在大连、奉天、营口、抚顺等南部比较大的城市出现,在小平岛、营川、营滨、安东(今丹东)、盘石、凌水、掏鹿、辽阳、铁岭、开原、通化等中小城市也有,几乎覆盖了东北南部所有城镇。这些文学社团积极地探索文学自身的可能,有的汲取中国古典文学营养,有的因袭欧洲古典创作,有的推崇普罗文学,有的模仿现代派作品,有的提倡为艺术而艺术。他们的作品,因为受发表空间狭小的限制,以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为主,文学成就不高,但为东北新文学在形式上探索做出了贡献。其中部分作家后来成为东北地区新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如爵青、秋萤、小松、成弦、田兵、石军等。有些文学小社团的刊物后来发展为在东北有影响的大型杂志。早期南部文学小社团作家群的文学实践,为东北地区的文学复苏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明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

随着哈尔滨文学的衰退和南部文学小社团的式微,接踵而起的是自“新京”(伪满洲国的“国都”,今长春)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当时在伪满洲国总务厅任职的文学爱好者古丁,同外文、辛实、辛嘉、少虬、疑迟、爵青、共鸣、小松、非斯等人组成了“艺文志事务会”,由月刊满洲社社主日本人城岛舟礼资助,出版了中文综合杂志《明明》^⑤,围绕在此刊的作者形成了以古丁为核心的作家群落。《明明》停刊后,他们又创办了大型文艺杂志《艺文志》^⑥。当时东北文坛就称这一作家群落为“明明派”或“艺文志派”。这一作家群落的政治文化身份扑朔迷离。他们大部分人供职于伪满洲国的文化机关,几乎都参加了“满洲文话会”和“满洲文艺家协会”,并在其中担任一定职务,也以这种

身份发表过相应的言论和作品,他们的文学活动得到了日本人的关注和资金赞助。但作家李民这样评价这个作家群落:“这是由几个左翼分子、共产党的关系人员和脱党分子为主要成员组成的松散组织,是一个带点左倾意识的纯文艺团体。”^⑦下了这样的断语之后,李民先生又补充说,“小松、疑迟和爵青是后来加入艺文志同人的,我也说不清楚。爵青的事我是很久以后才听说的。”^⑧这一作家群的真伪浑呈的身份我们可以用事实来厘清,但硬邦邦的身份下面是一颗颗什么样的心灵呢?他们那些能把心灵编织其中的作品又是什么状态呢?

古丁^⑨,以写杂文著称于当时的东北文坛,其笔法类似鲁迅,“太苛里有真理”,“太冷里有创见”。^{[3](P4)}他给文坛更重要的贡献是两篇长篇小说:《原野》和《平沙》。这两部小说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原野》描写了东北拥有大片土地的大地主的没落,《平沙》描写了都市上流社会的溃败。一群“失了味的盐”“只好被丢在外面”的人们,他们即便逃离这曾经开拓的“原野”和建设过的“土和沙”的世界,也没有被救赎的可能。这深刻的绝望不仅是东北知识者、乡绅、官员、女人的,也是在东北的部分日本人的绝望。这其中暗含着一种象征:原野溃烂了,都市消失了,灵魂被盗走了,人类向何处去?当时文坛对古丁评价很高,把他称为使“满洲”文坛渡过到光明去的一架桥。“他在文学上的前途,是得请关心他的人随便向文学史上找出人名来形容或比喻他的。”^{[4](P124)}

爵青^⑩,一位深受纪德象征和唯美风格影响的追求纯美的作家,被当时的批评家百灵称为“鬼才”。他小说执著于都市风景线,《哈尔滨》《大观园》《某夜》《巷》等小说,用空间结构方式描绘都市的繁华与溃烂、开放与堕落、文明与野蛮。大内隆雄^⑪这样描绘爵青的写作才能:“我要讲讲爵青的文体。那可谓是在现代汉文中正在形成的新的创造的典型的文体。中国的现代作家几乎没有人具有这独特的表现力。现代日本文章所能到达的一切都被活生生地采纳到他的文体中。”^[5]爵青的文体很有先锋的味道:用诡异、晦涩、风流、华丽的文字流连忘返地咀嚼都市中个体的灵与肉和病态悲欢。把爵青的小说放在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背景下认识,更具意义。他的小说

无论是文体形式还是内容,都拓展了都市营造的可能,可以和海派都市文学相呼应。

小松^⑫,被称赞为“在文艺的全能上,真可称为十项的健将”。^[6]他的作品表现形式十分丰富。《北归》具有构图美,把造型美移入其间。《高级烟蒂》是“新感觉”的尝试,以电影镜头推移的手法,以简捷的或诗歌式跳跃的语句,勾勒都市男女的偷情和沉沦。

3.《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

1939年秋,陈因、王秋萤、王孟素、袁犀、田瑯、李乔、李妹等在奉天组成“文选刊行会”,反对“为文艺而文艺”与把文艺作为个人牢骚泄忿工具,主张文艺应提高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的能力,成为教育群众的工具。与《艺文志》对抗的大型杂志是《文选》。^⑬同年10月,以“新京”《大同报》副刊《文学专页》作者为中心,由山丁、吴郎、吴瑛、金音、梅娘、冷歌、弓文才、戈禾等人组成的“文丛刊行会”在奉天(沈阳)成立,计划出大型文艺刊物《文丛》未果,改出《文丛书刊》。文选、文丛两个刊行会的文学主张基本接近,他们在同《艺文志》同人作家进行辩论时形成一种松散的合作,故把他们划为一个作家群。这个作家群落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山丁,他在《明明》上撰文《乡土文学与〈山丁花〉》,提出“满洲需要的是乡土文艺,乡土文艺是现实的”^{[7](P202)},在提出乡土文学后不久,山丁等人针对艺文志派的“没有方向的方向”和只顾多写多印的“写印主义”,进一步阐发“乡土文学”,提出了“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热与力”的文学主张。这个作家群中的大部分作家也正是按照这个方向进行创作的。

山丁^⑭,一直提倡并实践乡土文学。他的乡土文学有两条展开路径。一条是描写农民的困境和不幸的遭遇,暴露东北地区乡村的现实。他为了这暴露的目的,甚至牺牲了一些文学性。还有一条路径是描写东北乡土风情:奇异风光、大快朵颐的人物性格、荡气回肠的爱情。小说《在土尔池哈小镇上》,描写土尔池哈的风情:这里有一句不体面的谚语“一到土尔池哈,女人全是你的”。这里久违的老友见面用打对方的脸这种粗野的方式寒暄。这里惟一的兽医是个侏儒,常把一种毒药拌在马槽里,然后向马的主人敲一大笔竹杠,但这里的人离不开他,还有点喜欢他。这里的人宁

可骑马而不坐火车,有时甚至就睡在马背上。这里女人的情敌是马而不是人,女人雇人杀死情人“马”而招致杀身之果……这有着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意味的小说,不是鲁迅伦理批判式的乡土小说,不是左翼社会分析式的乡土小说,也不是京派精神寄托式的乡土小说。山丁笔下的乡土世界,独立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经验,具有魔幻性、反现代性。山丁凭这后一种路径的乡土小说就应该站在现代文体大家之列。

《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中,还有几位颇为出色的女作家,梅娘、吴瑛、但娣等。她们用女性细腻的笔暴露了当时东北地区粗砺生活的另一面现实。

4. 《作风》同人作家群

1939年底,在奉天的田兵、石军、杨野、也丽、夷夫、安犀、未名、成弦、崔束等人组织“作风刊行会”,出版了《作风》^⑨杂志。《作风》同人作家群同关系紧张的《文选》同人与《艺文志》同人不同,《作风》同人反对文学上的“本桌主义”,他们同《文选》同人、《艺文志》同人关系都很融洽,在杂志稿源上也互通有无。《作风》同人这种姿态在当时东北文坛具有很大意义。新进作家以杂志同人形成的几个作家群,相互间各自为营,帮派意识浓厚,常有摩擦。他们的分歧不是政治上的对立,而仅仅是文艺运动的操作方法上的区别。《艺文志》同人主张多写多印,《文选》同人主张“暴露”,《新满洲》同人主张通俗。《作风》同人作家群的存在起到了团结和调解的作用。这一作家群中,成弦和石军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成弦^⑩的诗,颇似徐志摩,诗白如话,却意境辽远;话白成诗,却古韵悠扬。“我有最美丽的悲哀/作不谢的花环”(《爱人坟前》),诗中的哀怨、凄楚之情,穿越时空逼出今人的泪水。

三、通俗作家群

苦难来临,芸芸众生还得养家糊口穿衣吃饭地生存下去。他们也要读书看报,找些消遣性的读物来抵御无边的黑暗。当时在东北出现了以卖文为生的作家群,他们笔随市场走,写出了大量的消遣通俗读物。当时的书刊上流行着市井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幽默小说、侦探小说、反谍小说、绿林小说、探险小说、实话小说,还有一些放送剧本、

电影脚本和闲情散文、诗词、小品。这些作品自然无补于国愁家恨,但也表现了创作者自己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孤寂的民众心灵。其中一些作品还开拓了文学表现的领域。

这个作家群中睨空、张春园、李冉、李桦、儒丐、陶明浚、任情、野鹤、李北川、吕诺等人的作品较为出色。睨空的《大兴安岭猎乘夜话记》开探险小说先河,被誉为“令数万人欣喜的满洲第一部山林秘话小说”,小说不但拓展了通俗小说的题材领域,而且笔调色彩斑斓,引人入胜。之后的《韩边外十三道岗创业秘话记》稍逊其色。张春园的市井言情长篇《花中恨》,可与“鸳鸯蝴蝶派”媲美。李冉的《荒草里的男尸》《车厢惨案》,李桦的《畸形乳房的恋狱》《黑眼镜的杀人放火》,虽被称为新型侦探小说,但也还有模仿程小青的痕迹。大学教授陶明浚,以写性和作品繁多而著称,据说他先后创作了99部通俗小说,其中《红楼梦别本》《双剑侠》《陈公案》尚可阅读。报界中人穆儒丐的《福昭创业记》《新婚别》《如梦令》等章回小说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四、东北的日系作家群

伪满洲国建立后,大量的日本文人涌入东北地区,当时仅“满洲文话会”一个文学社团中有记录的日本文人就有300多人。^{[2](P237-242)}这些在东北的日本文人,创办文学社团和报张刊物,还直接参与东北地区文学问题的争论与批判,发表大量的或日文或中文的文学作品。他们的身份十分复杂,有的是相对独立的“自由人”,有的是负有日本官方使命的“笔部队”,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目的各不相同,作品也善恶浑呈、良莠不齐。

当时在东北比较著名的日系作家有北村歎次郎、牛岛春子、竹内正一、长谷川浚、松原一枝、大内隆雄、火野苇平、山田清三郎、坪井与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发表在《文学》《新天地》《满蒙评论》《观光满洲》《满洲浪漫》《高粱》等日文杂志上,还时常出现在《艺文志》《新满洲》《麒麟》《青年文化》《盛京时报》等中文报刊上。这些作家大部分以生活其间的伪满洲国为写作对象,不仅描写了他们眼中的东北风情,也展现了在满的日本人的生活 and 情感(满系作家中很少有人敢在作品中描写日本人,怕招致杀身之祸)。其中《大同大

街》《马家沟》等作品,技术纯熟,有一定可读性。但日系作家作品更多泛滥的是美化日本侵略、粉饰“民族协和”“王道乐土”,更有时局、政治的阐释、教化作品,还有效忠天皇的关东军报道班的作品。牛岛春子用优美的笔调塑造了“伪满官公吏”(《王属官》《祝廉天》),美化汉奸。松原一枝用少年成长的哀伤粉饰满洲建国(《故乡,矮昌蒲花开》)。山田清三郎的《建国列传》为日本侵略寻根觅迹,为大东亚圣战辩白。还有文字粗糙的报道班作品集《北方镇护卫队》。这些制造精神鸦片的文人,是一群不拿枪炮的侵略者。

五、流寓作家群

20世纪以来,东北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铁路交通,成为欧亚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文化人流动的场。瞿秋白、胡适、章士钊等人先后在这里停留活动,周边的日本、朝鲜、俄国等国也有大量的文人流入,在1932-1945年期间也不例外,这样在东北地区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作家群落——流寓东北作家群。流寓东北的作家中,有关内的著名文人,如张恨水曾留住沈阳,并为钱芥尘创办的《新民晚报》写出连载小说《春明新史》。旧派武侠小说侠情派大家王度庐先生,也长时间在东北的沈阳、大连、铁岭等地教书,他的许多武侠名著,都具有关东的地方色彩。有在东北成长起来的作家,杨朔在哈尔滨某银行工作,时常给《国际协报》写稿子,他的散文《垃圾天堂》被伪满洲中央放送局选为“推荐放送文学”。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派往东北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的作品较少,但培养了一大批有爱国意识的青年作家。

流寓东北作家群中更大一部分是非汉语写作的域外文人,沙俄的后裔、避难的犹太人、波兰人居多。1930年代在哈尔滨的作家姜椿芳回忆说,“哈尔滨这个城市有三分之一人口是旧俄和苏联侨民,他们的文艺活动是很热闹的。”他和金剑啸同这些艺术家还有过接触。^[8]这些流寓东北的域外文人带给东北地区世界级的诗歌、音乐、美术等艺术。流寓东北的作家文化身份差异很大,他们没有趋同的文学观念,也很少相互往来,但他们的创作丰富、影响了当时当地的文学,为杂色的东北文学又涂上一笔。

六、帝制大臣作家群

以郑孝胥、罗振玉、臧式毅、张锡兰、白永贞等为核心的伪满洲国大臣的文章也不断地出现在当时东北地区的报刊杂志中,一些报刊以发表他们的文章为荣,也有出版机构为他们出版单行本的作品集。辑有郑孝胥、许汝荼、罗振玉、宝熙、吴燕绍、何其楷等36人的旧体诗的《曼殊雅颂》,作为“东方国民文库”^①之一出版。记述溥仪访日及归来活动的散文集《回鸾训民诏书美谭》由奉天满洲通讯社出版部出版。这一作家群落的作品中情绪非常复杂。他们感谢日本人并愿意为其效劳,又想做真正的皇帝的大臣。作品中有着“杂乱的条理、矛盾的真实”,也流露出一些曲曲折折的民族主义的情绪。郑孝胥的《四月十九日辞国务总理得允》一诗谓:“……千秋酸寒徒,岂易觅吾耦。营营鼠窟中,莫復论谁某。造物定何意,留此老不朽。知我者天乎,闻讯堂下柳。”^{[9](P428)}这其中有所后悔,有自嘲,其中复杂的心态值得认真揣摩。

1932-1945年东北地区的社会环境极其严酷,文人们生活在“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的恐怖中,有些作家的思想倾向是游移不定的,甚至前后矛盾左右冲突。一边在庄严地写作,一边也在卑下地制造着“献纳诗”“感谢情调的小说”“国策电影”等。那些奴颜媚骨的作品应该被唾弃,而真正的作家作品应该值得重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补遗。

进入1932-1945年的东北地区文学研究面临最大的困境是原始资料的匮乏,经过战乱和人为的批判、丢弃,当时出版的书刊资料所剩无几,而且十分分散,部分资料流落民间。本文对该时段文学的一种考察,仅就掌握的资料而言,纰漏之处在所难免。

注释:

①为了更准确清晰地理解描绘这段文学,笔者在近年翻阅了《大北新报》《盛京时报》《泰东日报》《明明》《艺文志》《文选》《麒麟》《新满洲》《青年文化》《新潮》《作风》等和文学相关的出版物,还访问了曾经在那个异态时空从事写作的作家:疑迟、梅娘、杜白羽、林郎、陈隄、沫南、田兵、柯炬、朱焜、杨絮、崔束、支援、森丛、鲁琪、里扬、于雷等。(仅12个月后,就有两位作家离世。学术资料的发掘与抢救的紧迫性,由此可见。)

- ②据伪满洲国“国务院”统计,到1933年2月末,东北共有中文报纸27种,日文报纸11种,俄文报纸10种,英文报纸3种,计51种(当时大部分报纸有开辟文学专栏)。见伪满洲国“国务院”统计处:《第一次满洲国年报》,第230-334页。
- ③伪满洲国在1932年出台了“出版法”,1941年伪国务院弘报处公布了“艺术指导要纲”,加强了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 ④当时流亡的作家有塞克、舒群、萧军、萧红、罗烽、白朗、姜椿芳、唐景阳、林郎、金人等人。
- ⑤《明明》,1937年3月创刊的中文综合性杂志,从第6期(1937年8月)开始,改纯文艺杂志,1938年8月(第4卷1期)终刊,共发行了19期。
- ⑥《艺文志》,1939年6月创刊,1940年6月停刊,共出3辑,作为填补的空缺,还出版了读书人联丛《读书人》《文学人》《评论人》《诗人》《小说家》等。1943年11月《艺文志》作为满洲文艺家协会的机关刊物重新出刊,带有官方刊物的性质,时有美化傀儡政府、歌颂大东亚圣战的作品刊出,一直到1944年10月停刊,共出12期。
- ⑦李民,笔名杜白羽,当时经常参加艺文志同人的活动。2003年8月,笔者访问了李民先生,当时他对艺文志同人如此评价。
- ⑧解放后,爵青作为文化特务被镇压。
- ⑨古丁,本名徐长吉、徐汲平。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奋飞》,长篇小说《原野》,杂文集《一知半解集》《谭》。1995年,由古丁之子徐彻参与李春燕编的《古丁作品选》出版。
- ⑩爵青,本名刘佩、刘爵青。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欧阳家的人们》《归乡》和长篇小说《麦》。1998年8月,现代文学馆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出版的作品集有《爵青代表作》。
- ⑪大内隆雄,原名山口慎一,日本共产党,转向作家、翻译家。著有《满洲文学二十年》(日文)。翻译了大量的当时东北作家的作品,据冈田英树编“伪满洲国日译满洲中国作家作品目录”,142部翻译作品,其中有110部是大内隆雄所译。

- ⑫小松,本名赵孟原。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蝙蝠》《人和人们》《苦瓜集》《野葡萄》,长篇小说《无花的蔷薇》,诗集《木筏》。
- ⑬《文选》,纯文艺月刊,1939年12月创刊,1940年8月出第2辑后终刊。
- ⑭山丁,本名梁梦庚。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山风》《乡愁》《丰年》,长篇小说《绿色的谷》,诗集《季季草》。
- ⑮《作风》,1940年4月创刊,只出一本译文特辑即停刊。后来作风刊行会出版了诗歌联辑《地平线》《风景线》以及短篇小说集《麦秋》。
- ⑯成弦,笔名雪竹、成雪竹。著有诗集《青色诗抄》《焚桐集》。
- ⑰东方民国文库,文化丛书,“新京”满日文化协会编辑出版,是1932-1945年东北地区最大的一套丛书,其中文学占的比重相当大,且古代现代并重。

参考文献:

- [1] 关沫南.春花秋月集[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
- [2] 封世辉.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A].钱理群.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C].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 [3] 李春燕.古丁作品选[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
- [4] M.古丁[J].艺文志,第三辑,1940.
- [5] 大内隆雄.“解说”爵青《黄金的窄门》[J].满洲公论社,1945-7-15.
- [6] 陈因.评《木筏》[A].满洲作家论集[C].大连:大连实业印书馆,1944.
- [7] 山丁.乡土文学与《山丁花》[A].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C].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
- [8] 姜椿芳.金剑啸与哈尔滨革命文艺活动[A].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一辑[C].沈阳:辽宁社会科学研究所,1980.
- [9] 郑孝胥.海藏楼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Concealed Scene of Literatural Development —Writers of Northeast of China between 1932 and 1945

LIU Xiaol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Power controls human activity, but it cannot fetter human soul, where literature originates. Under the invading domination of Japan between 1932 and 1945, Northeast of China had its own ment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tarting with materials of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essay sifts various Northeastern writers and their creation in those years, and it presents a clear scene of literatural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of China.

Key words: Manchukuo, writer, group, northeast of China, literature creation

(责任编辑:吴晓明)